



※欢喜录

椿之味

■付玉华

暮色初临时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小区。拐进楼道，正巧遇见邻居恬妈。她手里握着一把鲜嫩的香椿芽，那簇新簇新的绿，在昏黄的灯光下格外打眼。

“呀，香椿！已经长出来了？”我忍不住凑上前去。

恬妈笑着点头：“小区里就有，自己摘的，新鲜着呢！”也许是看见我眼里闪烁的光，她热情地分出一半递过来，“拿回去尝尝，炒鸡蛋最香了。”我推辞不过，只好接过这份带着暖意的馈赠。

捧着这把香椿芽，熟悉的清香萦绕鼻尖，瞬间将我的思绪拽回了遥远的故乡。

小时候，春天一来，村子里的香椿树就冒出嫩嫩的芽。仰头望去，高高的树梢上，那些香椿芽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我总是欢天喜地地跟着大人们，在房前屋后的香椿树下穿梭。大人们踮起脚尖，用长柄的钩刀小心翼翼地钩下香椿芽，我就在一旁兴奋地捡着掉落的嫩芽，装进我的小篮子。

刚摘下的嫩芽，带着独属于春天的气息。我捧起一把，覆在鼻子上，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好像要把整个春天都吸进身体里。

回到家，母亲把洗净的香椿芽切成碎末，与金黄的蛋液搅在一起。灶火燃起，随着滋

滋的声响，香椿炒鸡蛋的香气便在厨房里弥漫开来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，品尝着这道充满春日味道的菜肴，欢声笑语在屋内回荡。那情景，至今想起来心里都是暖暖的。

后来我离开了家乡，读书、工作，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奔波，很难再见到香椿树的身影，也很少能吃到那熟悉的香椿炒鸡蛋。偶尔在菜市场看到香椿芽，价格昂贵不说，味道也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

没想到，就在这个住了许久的小区里竟藏着香椿树。我站在窗前往下望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就在楼下的草坪边上。它们不高，伸手就能够着，也不壮，每棵只有拇指粗细。可枝头上，都顶着一簇簇嫩嫩的、绿绿的芽，在春风里轻轻摇晃，像是在跟我招手。

我再也忍不住，跑下楼去，跑到香椿树下，伸手去摘。当那些嫩芽落在掌心里，像是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宝贝。熟悉的香味又漫上来，恍惚间，我又成了那个在故乡春天里奔跑的孩子。

我把香椿芽带回家，洗净、焯水、切碎，和鸡蛋一起炒。当熟悉的香气再次飘满厨房，当熟悉的味道在舌尖上散开，我仿佛看到了故乡的春天，看到了儿时的自己，忙碌的母亲，以及围坐在桌旁说笑的一家人。

这椿之味，哪里只是一道菜肴的味道呢？它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

※心之驿

一树春天

■吴凡

一湖碧水，半城烟霞；一城春色，尽在一树。

春日早晨，漫步勺桥，随意北望，丝丝柳条，嫩绿点点，锁着春光，掩映了半座古桥半湖春水，展现一道风雨长廊，倒垂进湖水。

自古文人骚客爱柳树，诗词名篇铺满天。苏轼的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”，送来了细雨寒意斜风里滩上疏柳的妩媚动人；王维的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”，衬托出对友人远赴边疆的深切关怀与依依眷恋；贺知章的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，寄托着对生命萌发的礼赞。无论张晓风赋予《柳》多少诗意，我更喜爱丰子恺《杨柳》的顽强生命和朴实无华。

走到成功堤，在一老垂柳下，偶遇一位职场熟人。寒暄过后的闲聊中，他解密了一段我从未听闻的经历。那时，他在职某公共机构，连续多次倾听几位幼儿从业者的诉说，几次联系了主管单位，却始终未果。后来，在她们再次上门时，他没有敷衍，而是耐心解释政策，还安慰她们“心急喝不得烫粥”“饭得一口一口吃”。大概是她们听出了“锣音鼓声”，来了个“分卸散探”，圆满解除了后顾之忧。后来，她们换了个思路，问题竟迎刃而解。事后，她们送来红包，被他婉拒；重新买了块德芙巧克力，他收下了。“那股丝滑又不腻的甜味，一直舒坦到心底。”他说。

忽然觉得，这份情谊，较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更为博大宽广，像极了丰子恺先生说的杨柳：“千万条陌头细柳，条条不忘记根本，常常俯首顾着下面，时时借了春风之力而向处在泥土中的根本拜舞……时时依傍到慈母的身旁去，或者扑进慈母的怀里去。”

还有一个故事，同样让人想起垂柳的谦卑与深情。在杭州湾北岸、与上海金山区接壤

的平湖新仓镇，涌现出国画大师徐东皋、革命烈士许明清、书画大师陆维钊等历史名人，1955年，“新仓经验”在这里诞生，在全国普遍推行。

前些日子再去，惊喜地看见盐船河南岸长长的东西小街，旧房新建、老石新铺，留下了老街的岁月记忆；旧铺新店沿街迎客，焕发出古镇的新鲜活力。河北岸的东西大街加固修缮还在进行，酱园弄、石驳岸也将恢复旧时烟火。这一切，都是新仓镇政府出资修缮，两岸百姓看在眼里、喜在心头。

几年前游西藏，遇见嘉兴大学退体的杨兄，他约了几位师范同学同行。其中一位女同学，早晚都要看一遍手机视频，大家好奇，她却一脸淡然地说出缘由。原来，他们夫妻退休后，在黄山脚下购得一破旧农房，一番“梳妆打扮”，挂上个“桃花潭记”招牌，一半做民宿，一半度假自用。不出一年，坊间纷纷仿效，基层因势利导，欲借其店牌，建民宿小镇，她一口答应，竟真带动一片，村民收入也增加了。善良总会不经意间开花结果。当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，将带去的柳枝扦插进西藏泥土，以至我们今天仍能在拉萨河畔、尼洋河边、巴松措水岸，随处可见杨柳树的身影，让人回忆起那个唐蕃友好的故事。

杨柳的树桩，棕褐虬结，皲裂如黄土高原的沟壑，沧桑里藏着深沉，古朴中透出生机。纵然吹春柳絮偶尔引起他人过敏，我却宁愿将其想象成禾城少雪的意外惊喜。唯一的遗憾，是赶不上蜡梅红梅为其映衬，而陪衬的玉兰花，那绿叶又显得瘦细了些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走过鹭渚仿古小石桥，我看见成功堤内河的老垂柳，新垂下的枝条正与树根深情相连。透过条条垂下新绿柳丝间隙，依稀映衬出烟雨楼楼下那艘游船的轮廓。一幅春和景明和谐图画正缓缓展开。

※茶话坊

■何志荣

清代康熙年间，嘉兴出了位自称为“河伯投胎”的治河名臣，他就是陈潢。

陈潢（1637—1688），字天一，号有斋。他的父亲陈一夔是明末清初一位精通堪舆（风水）之学的隐士。受父亲影响，陈潢自小便对地理、水利等实用学问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他无意科举，专心研习农田水利、经世致用之学，尤其注重对黄河水患及治理的深入探索。

成年后，陈潢自费实地考察，沿黄河一路跋涉，行至宁夏河套地区，亲眼目睹了沿岸百姓遭受河水泛滥成灾的疾苦，深受触动。他在路过河北邯郸吕祖祠时，在壁上题了一诗：“四十年中公与侯，虽然是梦也风流。我今落魄邯郸道，要替先生借枕头。”那年是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武英殿学士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升河道总督（从一品），途中路过邯郸吕祖祠，见诗后甚为惊异，便派属下寻访题诗者。由此部署出一场治河大战役。

《嘉兴市志》记述：“河督靳辅见其邯郸吕祖祠题诗而异之，聘为幕客，多资其经画。主明潘季驯束水攻沙之说，治河以导为主。康熙帝南巡回工，特赐参赞河务，按察司金事衔。辅罢，削职衔，逮京师，未入狱，病卒。张霁生采其所论，成《治河述言》。”

这段记述了靳辅找到陈潢后，真是相见恨晚，颇为投契。当时黄河经苏北，与淮河、运河会合入海，由于下游地水平水缓，泥沙淤积，河道堵塞，堤防不坚，常泛滥决

※忆往事

■小山

向日葵好吃。在我们洛西那边，管瓜子叫向日葵，不管是植株还是果实，说到底，名字无碍味道，就算喊个不好听的，我们也照样稀罕。

小时候快过年的时候，父母总要去一趟镇里，肩上背个四方的竹箩。去的时候箩绳松垮垮地飘着，回来时却绷得紧紧的，里头塞满了年货：响皮、笋干、木耳、粉丝，还有鲤鱼、猪肉、竹筷、白糖、橘子、荸荠等。最勾我馋的，是那一大包五香向日葵。我央求母亲让我抓一把，就一把。母亲抠抠搜搜地扯开尼龙袋，瓜子的香立马漫了一屋子。那五香味儿是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丁香、茴香糅合出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虔诚地伸出长着冻疮的小巴掌，五指手指伸得笔直，往香喷喷的瓜子堆里狠狠一插，再勾起指头紧紧攥住。可那些尖尖脑袋的籽儿偏跟我作对似的，纷纷从指缝溜走，最后也就抓着寥寥几颗，揣进棉袄口袋。母亲正要扎袋，我便迅雷不及掩耳地又抓了一把。

※在路上

■文/摄 华妮

因为女儿一句“我要去实地看看观梅轩”，我们便来到了南京的梅花山。

梅花山坐落在南京紫金山上，与上海的淀山湖梅园、无锡梅园、武汉东湖梅园并称为“中国四大梅园”，而梅花山又居其首，素有“天下第一梅园”之誉。

我们从明孝陵五号门进入，沿着神道缓缓前行，走到尽头右转，便可直上梅花山。入口处，一株美人梅亭亭而立，满枝粉嫩，安静地迎接着游人。原以为这便是极致的美，可抬眼望去，满山盛开的梅花让人目不暇接，才知道何为美不胜收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广袤的梅海。

梅花山历史悠久，从东吴孙权葬于此，东晋以来便广植梅花，逐渐成为金陵文人士大夫吟诗结社的雅集之地。紫金山是南京城的天然屏障，素来被视作“龙脉”。明太祖朱元璋选定此处修建陵寝时，发现孙权墓正好处在陵墓的中轴线上，险些被移除。幸而朱元璋敬重孙权是“英雄好汉”，下令保留，并将神道转弯90度绕过梅花山。这段跨越时空的“英雄相惜”，也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。如今，梅花山植梅面积已达1500余亩，拥有近400个品种、4万余株梅树，数量之大，冠绝全国乃至全球。

治河名臣陈潢

口。仅康熙元年（1662）至康熙九年（1670）间，特大水灾便发生了三次，不但“田禾淹没、民多流徙”，而且运河受阻会危及漕运。漕运是清廷的经济命脉，每年有六七千条漕船运载数百万石粮食经运河到北京，以做官俸、军饷和生活消费之必需。人们对黄河水患是“闻者心惊、见者胆落”，对于治河之事，“无不以畏途视之”。靳辅授此职，也是“忧惶悚惧、苦无良策”。应是机缘巧合，两人会会后，陈潢月夜叩门，表示愿做靳辅帮手，竭尽全力襄助治河。两人一拍即合，齐心协力，奔赴治河第一线。

为了查明黄河的地形、水情和泛滥原因，陈潢“跋涉险阻，上下数百里，一一审度”。有时为了获得一个数据，竟在狂风暴雨中独驾一叶扁舟，冲到汹涌的波涛之中，测量水的深度。他认真学习 and 总结前人治河经验，听取各方意见，“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，凡有一言可取、一事可行者，莫不虚心采择，以期得当。”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，他确认“黄河之病在下游，而治河的根本则在中上游”。于是他下定决心，发动民工，排除万难，在靳辅的支持下，采用明代水利专家潘季驯“筑堤束水、以水攻沙”的治河方法，塞决口、筑堤坝，使河水仍归故道。他写下了《治水吟》以铭志：“治水辛劳岁月长，长河上下意彷徨。一心只念安澜事，何惧风波险似狂。”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，康熙帝南巡回工时，问靳辅：“尔必有博通古今之人为之佐？”靳辅如实告知：“通晓政事者有一人，即陈潢，凡臣所经营，皆潢之议。”他在奏疏中称陈潢“无避寒暑、无避昼夜，与大工

为始终者，数年如一日”。他还说：“臣垂老多病，万一即填沟壑，或跛脚不能驰驱，则继臣司河者，仍必得陈潢在幕佐之，庶不歧误。”康熙帝准其所请，赐陈潢金事道衔参赞河务（正五品）。

陈潢在辅助靳辅治河中提出的“束水攻沙”理论和测水之法，相当于后来的测量水流速、流量的方法，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重要贡献，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。因其治河功绩，康熙帝在黄河附近敕建了河伯庙，以示褒奖。

1677年至1683年，陈潢着力解决黄河水患；1683年至1688年，他又将治理重心转向运河，解决漕运问题。治河过程中，他们还将洒出的万顷淤田分给灾民耕种，实行招民屯田。然而，此举触犯了地方豪绅利益，遭群起攻之，江南道御史郭琇趁机参奏，诬以“攘夺民田，妄称屯垦”之罪。靳辅因此被削职，陈潢亦被“解京监候”，最终在郁闷中去世，年仅51岁。

临终前，陈潢仍念念不忘治河之事，嘱托后人：“宣防之法，可资后人遵守。”康熙三十一年（1692），靳辅复出后，竭力为陈潢平反，并将其遗稿托付给同乡好友、水利专家张霁生，汇编为《河防述言》《天一遗稿》，一并附载在靳辅的《治河方略》巨著中。

作为嘉兴人，陈潢不仅是家乡的骄傲，更是后世治河者心中的楷模。清代嘉道年间著名学者包世臣曾赞道：“河自生民以来，为患中国。神禹（大禹）之后数千年而有潘氏（潘季驯），潘氏后百年而得陈君（陈潢）。”将陈潢与大禹相提并论，实至名归。

向日葵

这时候，桂金婊来找母亲。桂金婊的男人脾气火爆，她总有数不清的委屈要向母亲倾诉。趁着母亲招呼桂金婊的工夫，我往另一个口袋里又狠狠抓了一把瓜子。等母亲抬起手，我早蹿到了门槛边。母亲干活素来利索，手却总赶不上我逃跑的速度。我心里门儿清，她回头准得把瓜子搁到高高的橱柜顶上。那地方我曾站在家里最高的骨牌凳上踮脚去过，也只碰得着个边儿，这是我亲自实践过的。

我揣着瓜子一路走一路嗑，瓜子皮在嘴里发出欢快的破裂声。后来母亲把瓜子从橱柜顶上拿下来待客，见少了一些，便朝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。我低着头，准是老鼠偷吃了。”

上初中时，校门口有卖瓜子的，一小包一小包的，用褐色的纸包得有棱有角，像粽子。课间同学们都跑去买，我却舍不得，只站在一旁悄悄咽口水，心里暗暗下决心：要好好念书，将来天天都有瓜子吃。

真正实现“瓜子自由”，是在母亲开始种向日葵之后。白水河北岸有块我家的高岗地，向阳。母亲在桑树林边种了十几

株。等我发现时，它们已像士兵似的立在地里，比我高出两三个头，金晃晃的花盘子，比我的脸还大上几圈。母亲是村坊里第一个种出这般辉煌花朵的人，这让我一直引以为傲。

秋天，葵花盘低垂了头，花盘中央密密麻麻挤满了深色的籽。母亲把花盘一一剪下，都留着一尺来长的秆子。我扛着三两个往家走，心里满是“不问耕耘、只问收获”的甜。阳光下，我们用木锤敲打葵花盘，群籽飞舞，雨点般散落在竹匾里。

头一年收成极好，母亲收得格外仔细，却忘了防虫。快过年时，她把藏好的瓜子拿出来，只见壳上满是圆圆的小孔。就这样，第一年种的向日葵全喂了蛀虫。吃一筐，长一智。第二年，母亲把向日葵晒得精干，装在薄膜袋里，外面又套了层蛇皮袋，还扔了好几瓣大蒜进去防虫。

向日葵，向日葵！当母亲用铁铲掀起一阵瓜子的巨浪时，幸福便排山倒海般向我涌来。

梅花山上的盛宴



我们踏着石径拾级而上，眼睛忙得不知该落在哪一棵、哪一朵才好。红梅俏皮可爱，白梅冰清玉洁，黄梅清新典雅。想起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写了“绛云轩”三个字，林妹妹由衷赞叹：“我看个个都好。”此刻，我也正是这般心情，裸裸都好看，朵朵都美丽。想找些贴切的诗句来形容，却一时语塞。我跟女儿说，赶紧想想，形容梅花的诗句有哪些？可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搜肠刮肚只想到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”几句。

梅林很安静，但是鸟儿不安静。一只只白肚皮的喜鹊不时在林间穿梭、跳跃，或站立枝头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东张西望，喳

喳地叫着，活泼又欢快，让我们见识了实景版的国画“喜上眉梢”。

在喜鹊的指引下，我们就来到了梅花山顶，一座长方形的亭子赫然在目，红柱斗拱，蓝色琉璃顶，左侧檐角微挑，上书“观梅轩”。柱子上题着楹联，上联“欣放寇潜踪，景物依然，河山如故，此日花香鸟语，钟阜丽明，若同和靖重游，应愧六桥三竺”，下联“问吴王何处，坟均已渺，史迹尚留，当年虎踞龙盘，石城安寝，端赖武王定策，永垂九鼎一言”。上联言今，下联怀古，细细揣摩，大有深意。

穿过观梅轩，迎面是一株红梅，虬枝盘错，苍劲有力，呈圆扇状舒展开来，花开得红红火火、喜气盈盈，这便是梅花山的“梅王”。站在“梅王”旁，凝神屏息，任由梅香浸润。睁眼再看，几步之外的西北角，是古朴庄重的博爱阁，双檐四角十六柱，静静伫立。向南望去，林间小路蜿蜒而下，直通东吴大帝纪念馆，隐约可见孙权的高大石像。遥想南京，十朝古都，其建都史自东吴始，三国的厮杀之声，仿佛犹在耳边。

我们在山顶久久盘桓，抚今追昔，胸中涌起万千感慨。眼前看的，似乎已不只是梅，而是一部厚重的史书。正如这满山的傲骨寒梅，屹立于滚滚长江之畔，年年岁岁，含香绽放，迎接着一个又一个春天。